

紙 蝴蝶 蝶

鄔煥庆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纸蝴蝶

邬焕庆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纸蝴蝶 / 郭焕庆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5155-1406-2

I. ①纸… II. ①郭…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3321 号

纸蝴蝶

作 者 郭焕庆

责任编辑 刘 荔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406-2

定 价 36.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210080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一)

这个周六的早晨，当肖玫的电话蛮横地叫响胡一虎手机的时候，他还在做着个甜蜜的梦，一个很久都没有在他的梦里出现的女人在梦中忽然敲响了他的门，而他刚刚手忙脚乱地请她进屋坐下，转身准备去倒茶的时候他用余光看见了她紧身短裙下依旧修长的被黑丝袜裹住的润滑双腿，倒水的时候他甚至回忆起了手抚过那细腻光滑的皮肤的滋味……而就在这时手机响了。

胡一虎几乎是有点愤怒地从床上跳下来，光脚走到沙发边，从沙发上的大堆衣物里翻出了手机，“这一大清早的，是想让我给您请安还是想对我 SAY HELLO?!” 看见了那个虽然让他厌烦却异常熟悉的号码，他稍稍控制了一下情绪，但语气中还是透露出了被吵醒美梦的男人的不满。

“胡一虎！我提醒你啊，你答应今天带儿子去爬香山的，你别又忘了！” 每次都是这样，一旦胡一虎语气不耐烦的时候，肖玫回话的音量就会随之异常尖锐刺耳。

胡一虎心里一惊，昨晚忘记了上闹钟！他赶紧抬眼看了一下墙上的表，8点26分，离约定接儿子的时间还有1小时4分钟，而从他住的地方到肖玫的住所，路上开车至少需要四十分钟。

“你纯属杞人忧天！”胡一虎眼睛迅速扫描沙发上的衣裤，计算着穿起它们的时间，忽然他大喊一声：“花花！你又把我内裤藏哪儿去了？！”他刚想再说一句“让儿子等着”，电话那边肖玫已经轻蔑地“切”了一声把电话挂了。

胡一虎把手机一扔，就想冲进客厅，这时那只四个月大的小金毛犬花花已经啪啪地冲进卧室到了他的面前，抬起前腿就想往胡一虎身上扑，胡一虎一闪身，一把按住花花，厉声道：“你不把我内裤找出来，我就把你丢到加拿大找你亲爸去！”

花花疑惑地看了胡一虎一眼，不满地叫了一声，胡一虎松开它，花花抖抖身子，郁闷地走出卧室，穿过客厅，闷闷地卧进了位于开放式阳台上的窝里。

这是一套位于北京金融街的两居室公寓，它真正的主人是胡一虎的大学同学兼死党之一的陶三宝。三宝从国企辞职下海后一直在证券公司不温不火地混着，忽然靠二〇〇七年的大牛市狠发了一笔后，便热火朝天地在北京买房子买地置下了好几处房产，这套最小的公寓原本是为了大家斗地主方便买下的，胡一虎他们给它起名为：雅乐轩1号。

一年前胡一虎跟肖玫离婚的时候是净身出户，当晚他拖了个拉杆箱就跑到了这套公寓找到了陶三宝，跟他喝了一夜的酒。第二天陶三宝就悄悄搬出了这个地方，等胡一虎酒醒时，在茶几上看见了几把钥匙和一张字条，字条上是一行张牙舞爪的字：“房子你住，先别感动，物业费、水电费自理！我搬3号去了，有事吭声。”胡一虎沉默了几秒钟，把钥匙收了起来，又把纸条卷起，用打火机点着，再用点着的纸卷点燃了一根烟，当他吐出第一口烟的时候，剧烈地呛了一下，呛得他眼角有些湿润。

三个月以前，陶三宝办妥了加拿大移民手续去温哥华找老婆孩子团聚之前，来找了一趟胡一虎，带来了像猫一样的金毛狗花花，

郑重其事地跟胡一虎说：“这小崽子还没满月，他娘就被狗贩子用毒镖打死准备当狗肉卖。其他几只我都送人了，就留下了身体最弱的这一只，我可是当亲儿子一样养他，我妈说过男孩当女孩养容易养活，我就给它起名叫花花。那边带不过去，我就交给你了，你可得给我养好喽，我会定期飞临检查。”

胡一虎说，“我对你家老大陶阿里咋样？”

陶三宝一愣，然后恍然一笑，“印象中貌似还不错，昨天阿里还在电话里问他一虎干爹好不好呢。”

胡一虎说，“那不就结了，我对你家老二能差了吗？手心手背都是肉，俯首甘为孺子，孺犬牛。”

陶三宝哈哈一笑，“不能同意更多！花花没啥毛病，就是爱拖我的衣裤，还爱藏起来让你找，你要是衣服裤子啥的找不着了，别着急，慢慢在房间里找。”

等胡一虎穿戴整齐洗漱完毕到楼下坐进车打着火的时候，时间已经指向了8点51分，他边迅速地嚼着几片面包，边迅速地往西五环疾驰。

赶到位于西五环边的西山美庐时，已经是9点35分。胡一虎把车开到东区门口，按了一下喇叭，车栏杆却一直不见抬起。虽然没有门禁卡，但胡一虎离婚前在这个小区住了五年，跟这里的保安都很熟，所以他来看儿子的时候，值班保安一看见是他都会抬杆放他进来。

着急冒火的胡一虎打开车门跑进门卫室，却发现那位年轻的小老乡保安小骆正趴在桌子上哭。

“怎么了，小骆？”胡一虎拍拍小骆的肩膀。

小骆猛地抬起头，赶紧站起身擦擦眼泪，“哦，对不起，胡大哥，来看铁蛋啊，我去抬杆您进去吧。”

“你哭什么呢？”胡一虎边跟小骆往外走边问。

小骆哗一下眼泪又出来了，“小芬跟我分手了，她餐厅的老板包养了她。”

胡一虎两年前就见过小芬，一个挺漂亮的湖南姑娘，是小骆的中学同学，高中毕业后到浙江打了几年工，前年春节回老家同学聚会时遇到小骆，被在北京很安逸的当着保安的小骆一通猛吹，一过春节就辞了浙江工厂的工作到北京来打工，先是由小骆介绍在西山美庐物业公司当了一阵子的保洁员，因为形象不错后来又经人介绍去了一家酒店当了前台迎宾。小骆猛追了一阵后，小芬不久也就成了他的女朋友，俩人去年春节一块儿回了老家，据说还见了双方的父母，那段时间小骆走路都带风。

但每次在小区看见下班后的小骆屁颠屁颠给小芬买菜做饭的时候，胡一虎心里其实并不看好这两个年轻人的前景，不过是个小保安的小骆根本驾驭不了这个漂亮的姑娘，他在这个城市里见过太多漂亮女孩子如化蛹为蝶一样地变迁了。

胡一虎拍拍小骆有些消瘦的后背，刚想说点什么，肖玫的电话又火急火燎地打了进来，胡一虎把电话掐掉，匆匆地说了一句：“想开些，改天哥请你喝酒。”

这样一耽搁，等胡一虎的车到了肖玫家（也曾经是他的家）门口的时候，已经快9点40了，老远胡一虎就看见黑着脸的肖玫牵着一身运动装的七岁的儿子铁蛋站在院门口。

“爸爸！”一见胡一虎从车门出来，铁蛋挣脱肖玫的手朝父亲奔过来，胡一虎蹲下身，张开双臂一把抱住冲过来的儿子，来了个拥抱，“爸爸你又迟到了，妈妈生气了，你少说话啊。”儿子贴到胡一虎的耳朵边小声说。“放心吧儿子，咱老爷们不跟女人一般见识。”胡一虎一把抱起儿子，悄声说道。

肖玫沉着脸过来，把手里的一个书包递给胡一虎，“你跟什么乱七八糟的女人鬼混我不管，但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得有基本的时间观念，别给我儿子树立恶劣的榜样！”

胡一虎放下儿子，接过包，“肖玫我告诉你，第一我身边的女人都都是名门正派、一清二楚，不是乱七八糟，你用词要准确，第二在北京如此复杂的交通形势下，我从西二环到西五环，误差在10分钟以内都可以算是准时，你没必要放大负能量，第三我需要给你更正一下，我跟什么女人在一起，不是你想管还是不管的事，而是根本不属于你管的事。”

肖玫又习惯性地“切”了一声，“脸皮真够厚的！强词夺理、粉饰自己永远是你的特长。那包里有儿子喝的酸奶、水果，保温瓶里有金银花水，你记着给他吃，中午的饭你想办法解决，下午5点前准时给我把儿子送回来。”

“铁蛋，跟妈妈说再见。”儿子已经急不可耐地要往车里钻，胡一虎拽住他。

“妈妈再见！”铁蛋敷衍了事地喊了一声。

“胡肖奇你要听爸爸话啊，回来要给妈妈口述游记！”肖玫本想过来抱一下儿子，无奈儿子已经拉开车门爬进了车里，她只得站在车外朝儿子挥挥手。

胡一虎给儿子系好安全带，摇下车窗，“肖大律师，您就放心吧，这是我亲生儿子，不是捡来的，我们父子情深，您就别担心了，踏实陪您那位乱七八糟的周先生去吧。”说完，一踩油门，绝尘而去，透过后视镜里看见肖玫一脸的愤怒，胡一虎心里窃笑了一声。

不过，随后儿子的一句话却让胡一虎有些沮丧。

“爸爸，你话真多。”铁蛋很舒服地靠在皮质座椅上，瞥了一眼有些得意的胡一虎，“还老爷们呢，说话不算数，说好了不跟女人一般见识的。”

胡一虎有点诧异地看了一眼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儿子，面对语言能力突飞猛进的这个小孩，他忽然觉得很陌生，心里也升腾起一些挥之不去的陷落感，但爸爸的身份还是条件反射地让他为自己辩护：“你老爸那不叫话多，那叫自卫反击，没看见你妈那飞扬跋扈的样

子吗？”

“什么叫飞羊八户？”铁蛋疑惑地问。

“就是牛哄哄！”

“什么叫牛哄哄？刚才不是说羊吗？”

“……就是刚才你妈那样！”胡一虎不想再跟这个小孩纠缠下去，脚下一踩油门，“坐稳了儿子，目标香山，出发！”

“跟小孩子一点耐心都没有。”铁蛋嘟囔了一句，还大人一样悠悠地叹了口气。

看着儿子像只小猎犬一样噌噌地山道上往上蹿，胡一虎喘着粗气忽然觉得自己确实不再年轻了，前几年儿子来这里还经常走一走就要抱一抱，现在恨不得拽着自己往山上走。算起来，自从离婚后这还是胡一虎第一次带儿子来爬香山。没有离婚前，由于离香山近，从儿子三岁的时候开始，除了冬天天气恶劣外，胡一虎平均每个月都要带儿子到香山转悠一次。当然，如果不是因为爬香山，他和肖玫的婚姻也许还能再凑合几年。

在一个半山腰，胡一虎招呼儿子坐在一个石头上，从书包里掏出酸奶递给儿子，铁蛋像个小饿狼一样猛嘬起来。

初夏的香山虽然尚未满山红叶，景色却也是葱郁宜人，层层叠叠的树木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山顶，树叶的颜色深深浅浅，一股股的山风时起时落，撩拨着山林哗哗作响，不知名的山雀喳喳着落下又飞起。

胡一虎忽然想起早上梦里出现的那个女子来。

那个跟台湾歌星齐秦的姐姐齐豫名字一样的女子，至今让胡一虎依旧感觉神秘。

前年的一个春天的周六，胡一虎照例自己带着孩子来爬香山，在寄宿制幼儿园里憋了五天的儿子满山撒开了欢，胡一虎一个没注

意，愣小子被一块石头一绊，狠狠地摔了一个跟头，额头被山上满地的刺楞划出一个小口子，当时就号啕大哭。

吓坏了的胡一虎赶紧把孩子抱起来，翻遍全身却找不到任何东西擦掉儿子额头的血、护理伤口，正六神无主时，一个带着一个女孩爬山的女子路过，她从随身带的包里变戏法一样拿出了碘酒、创可贴，不仅安顿好了铁蛋的伤口，还安抚了铁蛋的情绪，5分钟后傻小子就脑门上顶块创可贴，牵着那女子家的小女孩乐乐呵呵接着爬山了。

风波停歇了，胡一虎免不了向那女子一通道谢，那女子本想就此别去，怎奈俩孩子玩到了一起，只好边走边接受胡一虎没完没了的感谢。

“您能说点别的吗？”在胡一虎讲出第22个谢谢的时候，那女子转过脸看着胡一虎，淡淡一笑却坚决地阻止了胡一虎的唠叨。

胡一虎当时一愣，也觉得自己忒烦人，不由哈哈一笑：“对不起，惊吓过度，语无伦次，女侠多担待。”

“很少带孩子吧？”那女子又是淡淡一笑，自顾自往前走。

“带的倒是不少，只是一直太平无事，没有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狼来了不知道该怎么办而已。”胡一虎非常不愿意听别人对他管孩子的负面评价，因为诸如此类的话肖玫总是在铁蛋让她生气时冲着胡一虎大声宣泄。

“出来一趟就让孩子带伤而归，回去不好跟老婆交代吧？”山林茂密起来，那女子摘下扎在头上挡阳光的丝巾，露出一蓬乌黑卷曲的长发，略带点揶揄地说。

被孩子受伤事件导致心绪不宁的胡一虎此时已渐渐平复心情，话多、好斗、自尊心强的秉性让他一听这话如刺在背，他停住脚，对那女子说道：“你等一下，能告诉我尊称吗？”

那女子很是纳闷，看见前面俩孩子蹲下来研究起地上的山蚂蚁，于是也站住，问道：“为什么要告诉你我叫什么？想给我写感谢

信吗？”

胡一虎说：“对于你的见义勇为，我想我已经充分表达完毕我的感谢之意，现在我跟你应该可以平等对话了。但依我的习惯，平等对话的前提是应该知道对方的姓名，这是一种对对方的尊重。我叫胡一虎，古月胡的胡，一二三四的一，虎啸山林的虎。至于感谢信，如果你愿意我当然也可以写。”

那女子微微张开了嘴露出七八颗洁白的牙齿，略带点惊讶地看着胡一虎：“你的名字跟某个电视主持人一样嘛！我当然可以告诉你我的名字，我叫齐豫，整齐划一的齐，呃，毫不犹豫的豫。但是，你是要跟我决斗呢，还是想进行平等互利的战略对话？”说完忍不住咯咯地笑。

胡一虎走近一步，那女子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齐豫是吧？齐豫，首先你不要再居高临下地真像个恩人一样跟我说话，你的话也并不幽默。我非常不喜欢你主观武断地认定我是一个怕老婆的男人，咱们并不认识，你不能凭想象就认为我回去不好跟老婆交代，我有的是交代的办法，但是没必要告诉你。”

齐豫睁大了两只漂亮的大眼睛，看着胡一虎的嘴一开一合铿锵致辞，忽然咯咯咯咯地大笑起来，正在研究蚂蚁的俩孩子抬起头看了一眼，“莫名其妙。”小姑娘说，“别理他们，你有尿吗？要不你尿点，咱们看看蚂蚁会不会游泳。”

胡一虎被齐豫的大笑也整得有些莫名其妙，他看着她，心里嘀咕，“真是个奇怪的女人。”

“真是个奇怪有趣的男人。”齐豫边笑边想，“就因为我一句无心的话刺痛了他怕老婆这根神经，瞧他那气急败坏的小样！”

“胡一虎先生，”齐豫忍住笑，“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认为您是怕老婆的男人，您有的是办法跟老婆交代，我相信。”

胡一虎刚想说点什么，这时小姑娘忽然哭着跑过来，“妈妈，小弟弟把小蚂蚁淹死了！”胡一虎眼睛扫向儿子，只见铁蛋把裤子褪到

了小腿那儿，脚下是一大摊水迹，脸上满是自责和迷茫。

“蚂蚁不会被淹死的，但尿会把它们烧死。”胡一虎拍拍小姑娘的脑袋瓜，紧跑几步到儿子身边，拉起他的裤子往上提，“傻小子你给我把裤子穿好了！你要再着凉了，我跟你妈真没法交代了！”

这时，齐豫在后面又忍不住咯咯咯咯地大笑了起来，惊飞了一群飞鸟。

想着齐豫的笑声，胡一虎不自觉地嘴角也浮出了一些笑意，这笑意立刻被儿子发现了，“爸爸你笑什么呢？”

“爸爸没笑呀。你酸奶喝完了？”胡一虎从书包里拿出保温杯，拧开盖，把水倒在可当杯子用的盖子里，递给儿子，“过来把水喝了。”

铁蛋一手把空酸奶盒塞给胡一虎，一手接过盖杯一小口一小口喝着水，“爸爸你就是笑了。你是不是有秘密？”

“爸爸即使笑了也不代表有秘密。”胡一虎摸摸儿子的脑袋，“谁告诉你大人笑就代表有秘密的？”

“老周说的。”铁蛋回答。

一听“老周”二字，胡一虎心情立刻不好了。老周大名叫周宜家，是肖玫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在肖玫和胡一虎结婚前就追求过肖玫，但因为他当时有家室，被肖玫一口拒绝。几年前在以掏钱移民至香港定居等一系列条件为代价获得了老婆签字离婚后，周宜家居然像一只狼一样静静地在胡一虎的身后等待机会，而且最终如愿以偿。现在虽然和肖玫没有正式结婚，但已经同居了。

“从今天起，你可以和你理想的家具一起生活了。”离婚的那天，走出民政局的大门，胡一虎对肖玫说，因为和瑞典的那家家居超市名字一样，胡一虎总是私下里贬损地称周宜家为“卖家具的”，愤怒的时候也会称“卖马桶的”。

肖玫轻蔑地“切”了一声，“恭喜你终于可以公然去找你那些乱

七八糟的女人了!”

“同喜同喜，彼此彼此!”胡一虎傲然反击。

此时儿子嘴里很自然地冒出“老周说的”这句话，并且一副真理熏陶的样子，让胡一虎忽然感觉到了一种父亲权威被挑战的危机，他觉得自己应该很严肃地告诉铁蛋一些辨别是非的道理。他把儿子喝剩下的水一饮而尽，盖上保温杯，对儿子说：“老周说的话你不能随便相信，律师总是用灰暗的眼光看这个世界，大人笑有很多种可能，不一定就代表有秘密，那种心里有秘密的人才会看谁都有秘密。你以后要多听、多相信爸爸的话。”

“放心吧，爸爸，老周再好也只是周欣悦的爸爸，不是我爸爸，我们是一伙的。”儿子好像看出了胡一虎的心事一样，亲热地拉着胡一虎的胳膊。

胡一虎心里惊讶地喊了一声“天呐”：这小子才多大，情商咋就已经有肖玫的模式了呢?!

“好儿子，够意思!”胡一虎摸摸儿子的头，“爸爸向你保证以后一定多陪你玩。”

“切!”儿子却又让胡一虎很恼火地回应了肖玫一样的反应，“从我小时候你就说这句话，几乎没实现过!”儿子站起身，“快走啦!我还等着坐缆车呢!”

看胡一虎做势要揍他，儿子嘎嘎地笑着朝前跑了，胡一虎赶紧拿起包追了上去。

在山下的饭馆吃完午饭后，胡一虎本来打算带儿子去一趟工体的翻斗乐，但张五斗的一个电话让他放弃了这个计划。

张五斗在电话里说：“风投的人来了，四点在中国大饭店见，你务必来。”

胡一虎说：“我带儿子呢，好不容易带他玩一回，你先见着吧，我晚一些来。”

张五斗说：“把电话给我铁蛋侄。”

胡一虎把手机递给儿子，“你五斗叔跟你说话。”

铁蛋接过电话，“喂，你好，五斗叔叔。”电话那边的张五斗不知道说了些什么，铁蛋听了直点头，“行吧，五斗叔叔，你说话算数，相信你一回，唉，就这么着吧。”他把电话还给胡一虎，“走吧，爸爸，送我回家吧，你去见五斗叔吧。”

胡一虎很纳闷，“你五斗叔说啥了？”

铁蛋用纸巾擦擦嘴，“他答应给我买一个能变两种车的变形金刚，我就同意把你先借给他用用了，还得回去跟我妈说是我玩累了想早回家，不是因为你有事。真麻烦。”

“见利忘义！一个变形金刚就把你爹出卖了？”胡一虎笑骂。



(二)

路上有些堵车，到中国大饭店的时候，胡一虎又迟到了15分钟。张五斗在饭店大门外面迎上胡一虎，“你这迟到的老毛病咋从来不改呢，你要能准时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能提前几年实现！”

胡一虎一笑，“你的民族忧患意识真强。不就俩风投的人嘛，又不是相亲。”

“少废话，这就是给咱公司相亲！”张五斗说，“必须想办法给咱公司引来金凤凰。”

照例又是在咖啡厅里，照例又是一番自我介绍，不过这些照例之外又有了些例外。

拿着胡一虎和张五斗的名片的时候，来谈事的两位风投的人中一个也就二十多岁的女子抿嘴笑了起来，“介绍我们来的是陶三宝，你们俩一个叫胡一虎，一个叫张五斗，一三五，真有意思。”

胡一虎哈哈一笑：“二十年前，我们仨会合在大学同一个宿舍的时候，就开启了一段有意思的篇章。”

张五斗也呵呵一笑，说：“从大学第一天起我就想摆脱他们俩，但就是改变不了命运，一块儿上学，一块儿毕业留京，好不容易工作后不跟他俩混一块儿了，最终还是被命运牵引着辞掉工作跟他们

合伙搞这个奇树公司。”

事实上，胡一虎也觉得在大学里与陶三宝、张五斗同窗四年并从此万般纠葛是件只能归结为“命运”的事。

在此前，胡一虎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同学中，名字中所涉及的数字涉及一的倒是不少，偶尔也见有六、七、九，三、五着实没有遇到，谁料到到大学一下全补齐了，而且居然还就意气相投、“数数”相惜，关系一直不错，从人民大学的“奇数三人组”到后来自封“京城三奇”，到最终在三年前组成“奇树公司”，三个人大学毕业后虽曾在不同的轨道上发展、伸枝，比如胡一虎大学毕业到了报社，陶三宝去了中石油，张五斗去了社科院，期间各自升职、结婚、生子，事业、家庭双丰收，似乎除了不定期在一起喝酒、打球、斗地主、论时事谈风月外，不会再有像大学四年一样的密集交集，但最终三个人还是又从不同的方向把枝杈伸向了同一个地方，像三棵树一样在生长的空中又聚合到了一起。

“那你们三个之间一定有不少故事了？”那女子很好奇地问。

“三个一千零一夜那么多吧。”胡一虎把杯子里咖啡一饮而尽，“但是，今天你是想听故事呢，还是谈投资我们公司的事？”

那女子呵呵一笑，“先讲个你们仨的故事吧，行吗？”

同来的另外一名五十多岁的秃顶男人也哈哈一笑，“胡总、张总，那就听舒总的吧，讲个故事吧。”

张五斗恼火地瞪了胡一虎一眼，心里暗骂：吹啥子一千零一夜呀！好好的一个商务会该变成故事会了。

胡一虎不理睬张五斗的不快，他愉悦地招呼服务员再来一杯咖啡，他拿起那两位的名片看了一眼，“哦，舒总和李总是吧，你们知道陶三宝在大学的外号吗？怎么猜估计你们也猜不到，他的外号叫‘小去’。”

一听到“小去”，张五斗也不由得扑哧一声乐了。

舒总疑惑地看着他俩。

“哦，小去者，大小的小，来去的去也。”胡一虎解释道，“其中的故事，且听我道来。”

“我们三个人，一三五，这不是一九九三年分别从湖南、广东、四川扎到入大的一个宿舍了嘛，为什么我们能合得来呢，是因为我们到大学以后都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人生决策，绝对不把大学当高四、高五来过，因此我们班很多同学依旧在大学刻苦读书的时候，我们却不约而同决定起码在大一一定要彻底撒野放纵。我们先是一块儿结对分期拜访分散在北京各高校的高中同学，主要目的是蹭他们的饭票尝尝他们食堂的伙食，大学头三个月，我们几乎就吃遍了北京城里的各大高校的食堂，最远我们甚至抽了个周末跑到河北保定的华北电力学院蹭了顿饭。”胡一虎笑吟吟地回想当年。

张五斗一捅他，“写散文你扯远了吧，珍惜笔墨重点讲‘小去’。”

胡一虎笑道：“故事不是要铺垫嘛，曲径通幽。”

“我接着说啊。这不我们整天就惦记着吃嘛，吃完呢就贪睡，学业肯定是不上心的了，很多早上八点半的课我们就经常迟到或干脆翘课，尤其是陶三宝，很少能在八点前起床的，他还不像我和张五斗，我们俩有时候还偶尔受到良心的谴责按时去上上午的早课，他却是一点羞耻感没有，不过他也聪明，到考试前借几个上课忒认真的女同学的笔记看两个晚上考试也就过了。但是呢，陶三宝的故事性在于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忽然哪根筋犯了，忽然会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举动。”

胡一虎喝了口咖啡接着说：“话说一九九四年北京深秋的一天，上午快9点的和煦暖阳穿过窗户照在了陶三宝同学的床铺上，很不寻常的是，他的床铺居然很罕见地是空的！他去哪儿了呢？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他此刻正匆忙走在去教室上课的路上！用他自己后来的解释是，8点多的太阳忽然照醒了他，看着空空荡荡的宿舍，尤其是我们俩居然也不在，他忽然感到有些寂寞，一瞬间就产生了想去上课的冲动，用他的话说‘其实主要是去给你们俩做个伴’。他的